

“士兵作家”王子冰：

记录戍边故事

□总策划 薛振喜 李扬 □统筹 陈永团 郑锴



王子冰，太康人，2003年入伍，2006年入党，毕业于湖北襄樊军事经济学院，四级军士长军衔，现为新疆阿勒泰军分区士官。入伍以来，王子冰先后辗转南北疆，曾戍守“西北第一哨”白哈巴边防连、“蚊虫王国”北湾边防连等。从事部队宣传工作后，他足迹行至新疆40余个边防哨所，在中央电视台、《解放军报》《中国国防报》等媒体发表作品1000余篇50余万字，荣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2次。

□记者 陈永团 文/图

带着梦想 寻找诗与远方

不论是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”的慷慨激昂，还是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苍茫，古往今来，边塞诗人的吟咏总让人对边关产生无限遐想与向往。

2003年，我市太康籍小伙子王子冰听闻征召的有新疆方向兵员，他放弃学医的人生规划，带着梦想，踏上北上的列车，去边关寻找自己的诗与远方。

进疆的路是漫长的，一路汽车转火车再乘飞机，行程3000多公里后，喀什噶尔荒凉的戈壁滩迎接他的到来。眼前的情景与想象中格格不入，边关的“风花雪月”荡然无存。虽然有点失望，但军营中铁般的纪律、火样的热情迅速转移了他的目光，他迅速调整心态，积极投入到新兵训练中。

新兵下连后，他跟随连队辗转南疆、北疆驻训，在烈日灼晒中开垦荒地、风雪围困中抢险救灾，渐渐读懂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意义所在。

凭借自己的努力，2005年，王子冰考上了湖北襄樊军事经济学院。毕业后，他放弃留校机会，再次选择回到边防部队，成为新疆阿勒泰军分区教导队一名司务长。

戍守边关 感悟军人情怀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王子冰调到额尔齐斯河畔的北湾边防连工作，这里是世界“四大蚊虫聚集地”之一，夏季有4个月的蚊虫肆虐期，据专家统计，最盛时每立方米的蚊虫达1700余只。当时的防蚊条件十分简陋，官兵巡逻时只能披着雨衣防蚊，一趟下来浑身被汗水浸透。恶劣的自然环境丝毫没有打消王子冰的防守热情，他利用闲暇时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，与蚊共舞的激昂青春，使他渐渐打开了另一片天地，反映官兵戍边精神、防守风采的作品开始见诸报端。

2009年，他来到素有“西北第一哨”的白哈巴边防连工作。那时候公路还没通到哨所，一年中大雪封山达半年之久，山上的人下不去，山下的人上不来，除了完成日常的执勤和训练任务，白天兵看兵、晚上数星星成了常态，不通水、不通常明电，通讯信号也时断时续，寂寞成了守防日子里的最大对手。

白哈巴边防连位于阿尔泰山南麓，冬季积雪常达1米多深，乘马巡逻成了家常便饭。每次巡逻3天到5天，翻山越岭、凿冰穿林，还要时刻提防着深山熊、狼等野兽袭击，几乎每名官兵都有着自己的生死经历。一次巡逻乘马渡河时，因为背着相机、摄像机等器材，没拽紧马缰绳，王子冰被掀落马背，险些被湍急的界河水冲走。

第一次抵达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的一号界碑时，王子冰在帐篷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悟。后来，这篇《封存在无人区的精神“地标”》被《解放军报》大篇幅刊登，引来多方关注。

在守防的日子里，王子冰还围绕边关军人创作了军旅小说《边风吹动》《那仁花开》和军旅诗歌集《蘸雪边塞》，深情讴歌了边防军人的无私奉献。对于他来说，把爱好和职业相结合，是最幸福的事儿。

以雪为墨 记录戍边故事

因有写作特长，2011年起，王子冰调到部队宣传部门工作，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走访防区的边防哨所，从全军封山期最长的“雪海孤岛”到冬季最低气温-50℃的“冰窟哨所”，从海拔4800米的“云端国门”到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“西陲第一哨”，每到一处，都会被官兵忠诚守防的故事所感动，他笔下一个个富有深情、饱含温度的新闻也频频登上军内外各大报刊，他成为官兵口中小有名气的“士兵作家”“兵记者”。

重回“蚊虫王国”北湾边防连时，他采写的稿件被媒体刊发后，引来浙江一位“灭蚊大王”的注意，这位从事灭蚊器材发明革新多年的企业家深受感动，来到连队实地考察后义务为官兵捐赠了40套灭蚊器材；在阿黑吐拜克边防连采拍的军事纪录片《大漠深处的足迹》播出后，受到广泛关注，一名内蒙的书画家寄来信件，义务为每名官兵画一幅肖像；在白哈巴边防连采访拍摄的军马饲养员的故事《祖国交给我一条边防线》，被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转播，让官兵戍边守防的故事传入万家，让更多人了解了边关。

“边关有多苦，边关军人就有多可爱。”王子冰笔下的边关是有温度的边关，描绘更多的是官兵的情感和精神世界，对于入伍时文化水平并不高的他来说，每字每句都倾注着心血。有时候为了完成采写，他走进不通电、不通路、不通信号的哨所一住就是好几天；走上缺氧不缺精神的高原哨所，一边吸氧一边写稿；走进蚊虫肆虐的“蚊子窝”被叮得浑身是包……把戍边军人的故事写出来，让更多人关心边防，是他最大的追求。

军旅有涯，人生无憾。对于从军15年的王子冰来说，当初揣着梦想走向边关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，军旅岁月里，他把自己的梦想植进了边关军营的沃土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，为一茬茬的戍边人留下了戍边故事的真实记录，也为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军旅记忆。